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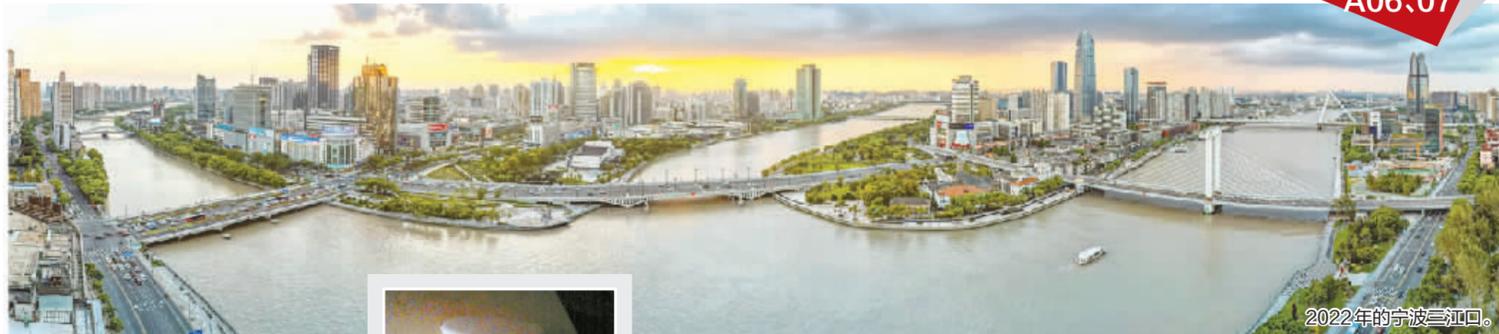
去年年初起，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大运河(宁波段)工作坊的近30位摄影师沿着河寻找、记录、拍摄，历时一年多，用数万张照片定格她最真实的样子。

本报与宁波市摄影家协会、甬派拍客频道联手推出栏目“寻脉大运河”，陆续呈现你我都有共鸣的运河故事。

今天推出最后一章：《远航：运河尽头，是出发时就认定的远方》。



宁波舟山港码头。



2022年的宁波三江口。



清末宁波外滩码头。



现代海关人的帽子和肩章。



遗存于江东的1923年浙海关关石刻。



改革开放前的宁波三江口内河港。



左图：1876年浙海关海关官员(图片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)。右图：海关队列训练。

远航

运河尽头 是出发时就认定的远方

代代传承

197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，而寻常人家更津津乐道的常是些小事。比如江苏常州古运河畔的青果巷，一个普通教师之家16岁的长子毛磊考上了浙江大学。

大运河贯穿南北，很少有哪座城像常州一样，运河从市中心穿城而过。运河的尽头在哪里？毛磊很想跟着船去看一看远方。1977年高考恢复，毛磊收到了妈妈母校南京师范大学的服从分配录取通知书。那一年能考上大学非常不容易，但妈妈坚持明年再考一次，她坚信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，儿子应该去自己最中意的学校——浙江大学。

第二年如愿以偿时，毛磊完全没有想到，时代正不动声色地穿针引线，将他引向运河奔流的方向。

1997年，通过浙江大学，著名“宁波帮”人士曹光彪先生找到已经成为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总工程师的毛磊，希望他帮自己管理在家乡投资的宁波光学仪器厂，也就是后来的永新光学。毛磊因此来到宁波，看到了运河尽头的港口。

2003年10月的一天，曹光彪先生邀毛磊去南京的挹江门附近爬山。恰逢神舟五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飞上太空。曹老先生听到消息，笑着点头，连说了几声“好”，然后停下脚步，极目远眺。

回忆起半生坎坷，老先生百感交集，说个人的命运、企业的命运都和国家兴衰紧密相连，他下决心投资高新技术产业，就是想为祖国强大提供科技支撑，希望永新可以静下心来，打磨出世界顶尖的产品，“一定要给中国人争气。”

80多岁的老人，满眼孩子一样的光亮：“只要国家有需要，我们都要尽力去做。”

毛磊深受触动，郑重点头。



2022年的姚江。



1844年的浙海关。



宁波江北码头。



20世纪初浙海关工作人员合影。

无限延伸

2003年，对很多企业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浙江践行“八八战略”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。因海而建、因港而兴的宁波，拥有了“外贸”与“制造”两张金名片。

起起伏伏的外贸数据是经济的晴雨表，赵君在海关工作20多年，从世纪之初的倾销事件潮，到美国次贷危机、再到后来的中美贸易易战、三年疫情和俄乌战争等国际环境演变……他见证着许多企业的一路艰辛。

集装箱来来往往，赵君从一张张报关单上，看到了“宁波制造”不断升级的效率，还有新一代甬商的精神——他们不是风口之颠的明星企业，也不是万众瞩目的互联网人，偶有高光时刻，多数时间坚守一隅寂寞前行。每次风浪来时，总能凭借深厚内功创造性地求解。

杨利伟上天时，毛磊也对遥远太空充满期待，3年后他接到一个特殊任务——

3年努力，2010年“嫦娥二号”卫星回眸一望，人们第一次从月球的视角看到了自己生存的美丽星球；又3年后，“三姑娘”登月，降落相机镜头里，落月之舞惊艳四方……毛磊很少向人说起，“嫦娥”的“眼睛”就来自永新。

2021年，永新光学研制的我国

第一台用于中国空间站的太空显微实验仪，随着万众瞩目的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直冲云霄。在这之前，永新主导制定了国际显微镜标准，在光学精密仪器领域，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话语权和主导权！之后又牵头承担了“十三五”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，并成功研发了重大科学实验仪器——激光共聚焦显微镜，打破了外国对这项产品长达30多年的技术垄断。

为中国人争气，他们做到了！在这座国家“制造强国”战略首个试点示范城市，83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35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都是这么一步步过来的。

他们的心血分布在世界的角角落落，成为各关键产业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就像中国空间站的C位，每次直播时人们一眼看到的“中国红”——被五颗红旗覆盖的，就是永新的太空显微实验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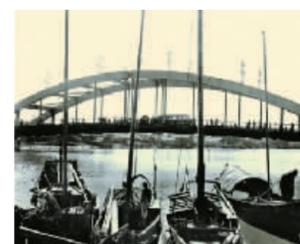
那抹中国红承载着代代宁波人的倔强：哪怕风雨无常，哪怕世界动荡，依旧要飞向更高处。

所以运河的尽头是大海浩瀚，也是苍穹无限；是古往今来的船只、货物和心愿终将抵达的地方，也是每一次出发时，远航的人认定的远方。

樊卓婧/文 新照片赵君/摄 老照片除特殊说明外，来源于照片中国网



宁波江北铁路桥。



上世纪40年代灵桥边。

向海而生

1685年(康熙二十四年)，浙海关在宁波设立。16年后，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要求宁波开埠，之后英国人不断尝试来宁波进行贸易，直到鸦片战争爆发。

赵君搜集来的老照片，最早摄于宁波正式开埠之后国外传教士或官员之手。从他们的视角看“巨艘帆樯高插天，桅楼簇簇见朝烟”的盛景和“大舶常传贡使来，嘉宾盛馆郡中开”的繁忙，就不难理解，这个口岸为什么让英国人心心念念一个多世纪。

但去翻那些不曾有摄影记录的历史，赵君发现，这座城市从来不是王朝的中心，即便在战国时就设了中国最古老的对外海港之一章港，它也不曾被英雄逐鹿问鼎，不曾被青史工笔铭记，直到公元821年，明州刺史韩察将明州治从偏僻小溪移至三江口，并筑子城。

以日月为名的边陲小城明州，从此跨越汪洋，将中国与世界相连。海外航线的开拓延伸与内河航线的四通八达，让宁波完成了从海疆边城到海交重镇的蜕变。

繁华的源头不是开埠，而是这座城绵延千年的因势而变、开放包容和敢为人先。

靠海吃海，习惯了惊涛骇浪中求生的人总在探索新的可能。到了相对封闭的明清时代，宁波依然是中西方交流的第一站。五口通商、西风东渐的时代浪潮下，一些诞生于内陆、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商帮因无法适应而渐渐没落，而开放较早的宁波帮却如鱼得水，创造了中国工商界一个又一个“第一”。他们脊背直，胸襟大，目光远，脚踏实地，情深意重，从开放中走来，又推动着中国，走进更大的开放中去。

1978年，船王包玉刚想回内地发展，便借夫人之名发了封电报“投石问路”，得到了邓小平的重视，也为后来“把全世界的‘宁波帮’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”留下伏笔。而在这之前，“宁波帮”又一代表人物曹光彪在珠海投资兴办香洲毛纺厂，成为香港工商界呼应对外开放政策，在内地开展“补偿贸易”第一人。

时代的巨轮驶入新的海域，新征程开始了。

品能洋洋过海，有多少人的心血；一座城市能站在开放前沿，又有多少代人的努力……
衰落、复兴的每一步，再看那些集装箱，你想到就不只是一个年年增长的数字，而是一件商
赵君觉得，每次拍摄就像和历史的一次见面，你一点点了解港城的变迁史，了解地繁荣、
导师建议对照老照片，拍一张新的作对比，「反映时代变迁，简单直白最好」
在海关工作多年的摄影师赵君心里，运河的尽头就是外贸的起点。参加大运河(宁波段)
大运河最终会流向哪里？